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一回 釋女病登門投書再求婚

卻說花振芳用手將樂鑑萬、華三千輕輕捉住，樂府眾人一個個擦掌摩拳走上前動手。門外巴氏弟兄、余謙俱怒目豎眼，亦欲進門相助。那華三千生得嘴乖眼快，被花振芳一把捉過，已是痛苦難過，眾管家上來相帶動手之時，早看見門外有四五條大漢，皆是丈餘身軀，橫眉豎眼，含怒欲進，料想這幾個人那是他們的對手！連忙使個眼色與樂鑑萬，又開口道：“老爹莫動手，方纔說的是玩話，老爹就認起真來了，那有白使人不把銀子之理。”樂鑑萬亦會其意，急忙喝住家人莫要動手。眾家人听主人之命就不上前，巴氏弟兄、余謙亦就不進來了。花振芳聞得他說給銀，也就不大難為他二人，說道：“我原是要的銀子，既把銀子，我不犯著與你們淘氣。”樂鑑萬道：“聞得你上邊人生性耿直，故以此言戲之，你當真信以為是了。”分付家人速速秤二十兩銀子給他。家人遂秤了二十兩銀子送與花振芳。花振芳接了，就同巴氏弟兄、余謙赴駱大爺家去了。不提。再表樂鑑萬被花振芳這一捉，疼痛不待言矣！更兼又被這一番羞辱，其實難受。花振芳去後，進與華三千商議道：“我們回家將合府之人齊集，諒這老兒不過在城外歇住，我著他們痛打他一番，方出我心中之恨也。”華三千道：“方纔門下因何使眼色與大爺？那門外還站了四五個丈餘身材的大漢，俱皆怒氣沖冠，欲要進來幫打的神情。幸而我們回話得快，不然我二人那個吃得住！門外四五個人之中，門下認得一個，其年二十上下的一人，乃駱遊擊之家人余謙也。想是這一眾狠人在此與駱家有些認識，不然駱宏勛因何接救他女兒？余謙又因何來相助幫打？他們既然相會，駱宏勛必留他家去了，那裏還肯叫他們下店。大爺方纔說，回家齊了合府之人與他廝打。動也動不得！這一伙人，門下不知他怎樣就與駱家相熟？如今必到駱家，他家自然相留。那駱宏勛英雄不必言矣，祇他家人余謙那個匹夫，門下是久知他的利害，乃有名的‘多胳膊’。非是夸他人之英雄，滅大爺之銳氣，即將合府之人未必是余謙一個人之對手。”樂鑑萬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我就白白受他一場羞辱罷了？”華三千道：“大爺要出氣不難，門下還有個主意，俗語說得好：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英雄堆裏揀英雄。天下大矣，豈一余謙而已！大爺不惜金帛，各處尋壯士英雄，請至家內，那時出氣。方保萬全。”樂鑑萬道：“那非一時之事，待我訪著壯士，這老頭兒豈不回去了？”華三千道：“這伙狠人雖去，但駱宏勛、余謙不能就去。就在他兩個人身上出氣，有何話講！”樂鑑萬聞華三千之言，諒今日之氣必不能出了，祇得含羞忍辱回家，俟訪著壯士再圖出氣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駱宏勛自放下花碧蓮，隨同徐松朋回家中，分付家內預備酒飯等候；又徑至內堂稟知駱太太，說花家母女同巴氏妯娌四人俱至揚州。又將‘捉猴子花碧蓮受驚，現用床抬，不久即至我家，望母親接迎’。駱太太感花振芳相待厚意，何嘗刻忘，今聞得他母女同來，正應致謝，連忙出迎。花奶奶一眾早至駱家門首，駱太太接進後堂，碧蓮姑娘連床亦抬進後堂。花奶奶、巴氏妯娌俱與駱太太見過了禮；駱太太向花奶奶又謝了黃河北邊的厚情。駱府侍妾早已捧上姜湯，巴氏妯娌將碧蓮扶起，花奶奶接過姜湯與碧蓮吃了幾口，將眼睜開問道：“此是何所？”眾人齊應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花奶奶道：“你已到了駱大爺府上了。”駱太太道：“此乃舍下。姑娘心中安妥些了？”碧蓮道：“此刻稍安，望太太恕奴家不能參拜！”駱太太道：“好說，姑娘保重身體要緊。”花奶奶向碧蓮說道：“我兒，你尚不知，今日若非駱大爺援救，你身已為肉餅，稍停起來叩謝。”駱太太道：“既係相好，何敢言謝。但姑娘墜亭之時，恰值吾兒在彼，此天意也，俟姑娘起來謝神要緊。”仍將碧蓮安臥床上，大家過來坐下獻茶。看官，那碧蓮不過受了驚恐，一時昏迷，在四望亭墜下，落在駱大爺懷中已醒人事，祇因花奶奶低低那幾句言語，道著了心病。雖係母女，此事亦要避忌，故不好貿然就站起，祇推不醒，及至駱府，方作初醒之態。這且不必提。

卻說花振芳討了銀子，心中惦著女兒，隨即就同巴氏弟兄、余謙到駱府而來。及至駱府門首，駱宏勛、徐松朋俱在門前等候。花振芳進得門來，也不及問名通姓，就問道：“我兒在何處？”駱宏勛道：“抬進後堂了。舍下別無他人，家母與老爹已見過二次，請進內堂看令愛何妨！”花振芳道：“老拙亦要叩見老太太。”巴氏弟兄亦有甥舅之情，也要進內。徐松朋、駱宏勛相陪花老來至後堂，早見女兒已起來同坐在那裏吃茶，花振芳心纔放下。花振芳率眾與駱大爺的母親見禮，彼此相謝。花振芳問媽媽道：“女兒叩謝過駱大爺否？”花奶奶道：“將纔起來謝過太太了，待你回來再謝大爺。”花振芳讓駱大爺進內，叫碧蓮叩謝，駱宏勛哪裏肯受禮。花振芳無奈，自家代女兒相謝。駱宏勛請至客廳，眾人方與徐松朋見禮，分坐獻茶。花振芳向駱宏勛問道：“這位大爺是誰？”駱宏勛道：“家表兄徐松朋。”花老又向徐松朋一拱手：“維揚有名人也！久仰，久仰！”徐松朋道：“豈敢，豈敢！常聞舍表弟道及老爹、姨舅英勇，並交友之義，每欲瞻識，奈何各生一方，今識台面，大慰平生！”花振芳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！”駱宏勛分付擺酒。

不多一時，前後酒席齊備，共是四席：後二席自然是花奶奶首坐，不必細言；前廳兩席，花振芳首坐，巴龍二席，巴虎、巴彪、巴豹序次而坐；徐松朋、駱大爺兩席分陪，駱宏勛正陪在花振芳席上。三杯之後，駱宏勛問道：“向蒙搭救任世兄，至今未得音信，不知世兄性命果何如也？”花振芳遂將那任正千赴王倫家捉奸，因失火回寓，次日進城，任正千被王倫誣為大盜，已下禁牢中，晚間進監劫出，到王倫家殺奸，西門掛頭，後回山東；將巴氏昆玉盜王倫之財，並自己相送、失信之事就不提了，恐駱宏勛惶恐，則難於盡書親事；將任大爺受傷過重，三個月方好，現染瘟疫尚未痊愈，前後說了一遍。徐、駱二人齊聲稱道：“若非老爹英雄，他人如何能獨劫禁牢，任世兄之性命實是老爹再造之恩也！”花振芳道：“任大爺亦欲同來，奈何病久未痊。老拙來時，付書一封，命老拙面呈。”遂向荷包內取出，雙手遞奉。駱宏勛接過，同眾人拆開一看，其書略曰：

分袂之後，懷念至深，諒世弟近兆納福，師母大人康健，並合府清吉，不卜可知矣。茲瀆者：向受奸淫蒙蔽，如臥甕中，反誣弟為非，真有不貸之罪；而自縛受屈，不辭回府，皆隱惡之心，使兄自省之深意也。但弟素知兄芥偏塞絡，不自悟呼吸與鬼為侶，又蒙駕由山東轉邀花老先生俯救殘喘，銘感私忱，囑花老先生面達。再者：花老先生諄諄托兄代伊令愛作伐，若非賤恙未痊，負荊來府面懇。今特字奉達，又非停妻再娶，乃伊情願為側，此世弟直為之事；再者虞有娥皇，女英，漢有甘、糜二婦，古之賢君尚有正有側，何況今人為然。伏冀念數年相交，情同骨肉，望賞賜薄面，速求金諾，容日面謝。

宏勛世弟文幾

世愚兄任正千具

駱大爺將書札看完，書後有議親之事，怎好在花老當面言之，不覺難色形之於外面。徐松朋看見駱宏勛觀書之後，有此神情，不知書中所云何事，至席前說道：“書札借我一觀。”駱宏勛連忙遞過。徐松朋接來一看，方知內有議親之話，料此事非花、駱當面可定之事也。將書遞與駱大爺收過，徐松朋道：“請飲酒用飯，此事飯後再議。”眾人酒飲足時，家人捧上飯來，大家吃飯已畢，起身散坐吃茶。值駱大爺後邊照應預備晚酒之時，徐松朋道：“適觀任兄書內，乃與令愛作伐，其事甚美。但舍表弟其性最怪，守孝而不行權。稍待待我妥言之。”花振芳大喜道：“賴徐大爺玉成！”不多一時，駱宏勛料理妥當，仍至前廳相陪談笑。徐松朋邀坐外說道：“表弟亦不必過執，眾人不遠千里而來，其心自誠，又兼任世兄走書作媒；且他情願作側室，就應允了也無其非禮之處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正室尚未完姻，而預定其側室，他人則談我為庸俗，一味在妻妾上講究了。”徐松朋道：“千里投書，登門再求，花老爹之心甚切，亦愛表弟之深也！何必直性至此，還是允諾為是。”駱宏勛即刻說道：“若叫弟應允萬不能，須待完過正室，再議此事可也。”徐松朋看事不諧，遂進客廳，低低回復花老道：“方纔與舍表弟言之，伊云：正室未完姻而預定其側室，他人則譏他無知。須待他完過正室，再議此事。先母舅服制已滿，料舍表弟不久即赴杭州入贅，回揚之時，令愛之事自妥諧矣！”花振芳見事不妥，自然不樂，但他所言合理，也怪不得他；且聞他不久即去完娶，回來再議亦不為晚。道：“既駱大爺執此大理，老拙亦無他說。要是完婚之後，小女之事少不得拜煩玉成。”徐松朋道：“那時任兄貴恙自然亦痊，我等大家代令愛作伐，豈不甚好？”花振芳道：“多承，多承！”天色將晚，駱府家人擺下晚酒，仍照日間敘坐。飲酒席中，講些槍棒，論些劍戟，甚是相投。飲至更餘，眾人告止。徐松朋家內無人，告別回去，明日早來奉陪。駱宏勛分付西書房設床，與花老妻舅安歇。他們各有行李鋪蓋，搬來書房相陪。一夜晚景已

過。

第二日清晨，眾人起身梳洗方畢，徐松朋早已來到。吃過點心，花老見親事未妥，就不肯住了，敬告別回家。駱大爺哪裏肯放，留住四五日後，徐松朋又請去，也玩了兩日。花老等諄諄告別，徐駱二人相留不住，駱宏勛又備酒餞行，又送程儀，花老卻之不受，方纔同花奶奶、姑娘、巴氏弟兄等起身回山東去了。

這且按下不提。書內又表一人，姓濮，名裏雲，字天鵬。但不知此人是何人也？且听下回分解。